

從新舊道德問題談到——

現代青年們應有的道德責任

通仙

從和不少青年們隨便談話中，發覺到他們無不深深地關念到道德問題；是的，這實在是一個我們的切身攸關的問題，他們那能不注意？爰就他平日談話資料，以及個人提供參研的管見。整理成篇，以應「綠杏」諸編者。

一、道德的新舊問題

做一個現代人，對於這一擺在面前的現時代，實在最傷腦筋，它一一現時代，給予人們以最大的誘惑，也給予人們以最大的困惑。特別是一個年青有為的青年，誰不想在比難得的大時代中有所表現；可是首先會碰到一個最足以令人困惑的難題，那就是道德的新舊問題。

人生一切活動，都得在道德的一定標準下進行，纔有結果。可是一談到道德，有的人說：「目前社會，人心不古，道德淪喪，非恢復固有道德不為功。」有的人說：「目前社會，陳腐落後，禮教吃人，非打倒舊道德，提創新道德，不足以起衰振弊。」所謂固有道德，一般人都能說，就是四維八德，也就是禮義廉恥，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。所謂新道德，不外是些民主、科學、自由、平等、博愛之類的新名詞而已。有的人則依違於新舊道德之間，而莫衷一是。狡黠者流，則故彈懷古之謫，以依老賣老，自掩落後之短；或以革新自眩，一切行動不負責任以遂其放浪形骸之實；或不分新舊，隨意援引，今日談新，明日言舊，目的無非在圖私便，於是道德之解釋紛亂，社會之是非無定，有志青年，乃苦於無所適從了。

二、道德之所以產生及其維持

實則，人類社會之所以產生道德，可以說完全為了適應羣居生活之需要。故凡人類任何社會，任何民族，更不分原始民族與文明民族，莫不各有其道德，只是其內容為了適應其羣居生活之需要而各有不同。也就是說，其羣居生活愈趨於廣大而複雜，則其道德內容，必愈充實而豐富。

可是人類羣居生活，雖日新而月異，必循一定程序而進展，故道德的進步，亦不致有前後絕然矛盾脫節之現象。以故一種道德教條，只要能適應羣居生活之需要，就必被維持而遵守，甚至有其相當強固的強制作用。

三、新舊道德的聯繫

人類羣居生活，是非常具體而實在的。道德教條，可以說是從具體生活中所抽象出來的原理原則。具體生活不斷進展，抽象的原理原則，自必不斷產生。此實很自然的結果，用不着駭怪，亦犯不着排斥，更無大力誇張之必要。只是在比進程中，吾人個己，尤應常保適應之能力，千萬不能停滯於某一抽象或具體的階段；停滯即為落後，落後即為進步之障礙，最後必遭自然之淘汰。同時，某一抽象原則，既從具體生活產生，必能盡其維護具體生活之職責；而某一具體生活，亦必能與其所抽象出來之原則相一致。縱有變遷，亦不致絕無來踪去脈之可尋。也就是說人類羣居生活，有其總目標，亦有其細節目。故道德亦有常有變。太原則不容易多變，而細德目不容不變。例如求生存，是人類生活之總目標，而道德的總目標，亦就不能與比總目標相違背。可是求生存之具體方式，則隨人類聰明睿智而不斷進展，道德的細德目，亦自不能不隨之而不斷修正。也就是說，所謂新道德，決不會離開羣居生活的現實關係，而憑空產生；也不會一反羣居生活的現實關係而完全復舊。此即新舊道德聯繫之所在。也就是說，吾人在今日，一方面固不妨遵循道德之總原則而生活，一方面尤應顧到實際羣居生活之進展，而盡力謀所以一新道德之內容。

四、今後新道德的趨向

如何一新道德之內容？也就是把道德的舊德目，予以合於時代要求的新解釋，充實其合於時代要求的新意義。最好的例子，為國父孫中山先生把我國舊有的忠孝二字，解釋為「忠於國家」，「孝於民族」。因在專制時代，「朕即國家」，故忠字解釋為「忠君」；民主國家，雖廢君皇，但不能無國家，而且國家至上，國民自不能不忠於國家。專制時代，積家成國；農業社會，聚族而居，國民之社會關係不大，故家庭實為吾人生活之根據，而父母更為一家生養教化之所自出，故孝之惟一對象為父母。時至今日，人類生活，日趨繁復，國家、民族、社會之關係於個人，遠超出於家庭父母。一個人如果依然只知有家族，而忘了國家民族社會，則此一國家、民族、社會，決難並存於世界。皮之不存，毛將安附，國家、民族、社會衰亡，國民尚何有家族之可保，父母之可孝乎！故國父在民族主義講詞中，痛切陳詞，勸我國民要打破家族主義，宗族主義，重視國族主義，民族主義，要以廣義的民

族之孝，來擴充夾義的父母之孝。這就是保存了忠孝二大原有之道德總原則，而為了適應現代生活之需要，一新忠孝二德目之具體內容。也就是忠孝之常道不變，而細德目已大加修正充實了。惟細德目能隨時修正，斯常道始能千古常新而不腐壞；惟常道能常新不壞，斯細德目乃能發揮效用。

我們效法 國父對於道德的新舊調協運用，可以知今後新道德之趨向。那就是今後的新道德，一定能適合於現代生活之需要，同時，離不開舊道德之總目標。在中國，社會上最普遍被遵守着的道德教條，自以儒家道德教條為主。而儒家之主要道德教條，分析言之，為上列之四維八德，綜合而觀，則「夫子之道，一以貫之，忠恕而已矣」（論語曾子語）。此處之忠，較之上述忠於國家之忠字解釋，更為抽象，更為廣義而原則化。朱熹解為「盡己之謂忠，推己之謂恕」。其範圍內容，又進了一大步，更實大更充實更具體了。那就是說，吾人不但對國家，要盡己以為忠，對一切社會人人事事，都得盡己所能，以謀有所貢獻。到了近代 國父則謂：「聰明才力愈大的人，當盡其能力而服千萬人之務，造千萬人之福；聰明才力略小的人，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，造十百人之福。所謂巧者拙之奴，就是這個道理。至於全無聰明才力的人，也應該盡一己之力，以服一人之務，造一人之福。」這就是徹頭徹尾的盡己。

國父又說：「我們做一件事，總要始終不渝，做到成功；如果做不成功，就是把性命去犧牲，亦所不惜，這便是忠。」到這裡，我們可以完全明白，這種盡己的基本道德，在古代人羣社會雖尚簡單，固所必需，而到現代這樣繁複的社會生活中，尤為必要，只是其內容不但較之古代忠君的意義，固要充實擴大得多，且較古代之所謂盡己的內容也繁複得多。在古代一般人民，盡己的對象，大致以家庭為限，很少對社會對國家盡己的機會。因之，所有盡己的條目，也少得多。今則每一個人對於社會國家，莫不發生重大關係，無論一舉一動，一言一笑，都離不開人羣利害關係，都需要表現盡己的忠道，纔配為一個堂堂的現代人。至於推己及人的恕道，就是論語中所解釋的「己所不欲勿施於人」，這是消極的一面；論語又解釋「夫仁者，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達而達人。」就是恕道的積極面。為什麼恕道是這樣的重要？很簡單，人是社會的動物，人不能離羣而索居，人之一切生活，都得靠人互助，所以人一定要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。四維八德、其基本作用，無非在於維持並調協推進這一人我關係。而欲維持並調協、推進這一人我關係，最要緊且亦最適合需要的辦法，惟有推己及人。此種推己及人的精神，大而言之，為仁民而愛物；小而言之，就在處處勿妨害他人，處處替人家着想，能體貼，能幫助人。這種為他人服務的精神，甚至需要做到忘我的境地。此種推己道德的內容與範圍，同樣隨着時代而日益豐富與擴大，自不待言。

人類社會越繁複，越需要盡己推己的道德行為。也可以說現時代、現社會最需要的新道德，就是

盡己、推己之忠恕二德目。所謂民主、科學、平等、博愛等，無不可作忠恕二字的新註脚。我固不必因忠恕二德目，原為舊名稱而不用，更不硬要固守忠恕二德目的舊意義而不變，所謂迷戀骨，這雖有類於舊瓶裝新酒，可是舊瓶只要不漏，原非不可以裝新酒，況比新酒原從舊酒提練而得，加入了不少新成份，實非絕對的新酒。

同時，我們之所謂道德有常有變，也不過是一種比較的說法。那就是說所謂常，並不是說天實有常存不變之固定的基本道德，亦正如認人類生活有其固定不變的基本方式，同樣，未合乎宇宙真實意義。我們應該知道，宇宙萬有是無有不變，只是其變的程度有緩慢與快速之分。我們一般指之常道，只是其變之緩慢的部份，非人類知見能識別清楚，故認之或名之為常，以別於那變之速部份而已。是則道德與人類生活永遠在向着新目標推進，只是新舊遞嬗，有跡象可尋，也就是，同人類思想一樣，由抽象而具體，由具體而抽象，永遠循着此一軌道推進。是則那些主張完全墨守舊章者固不足為訓，而那些主張全部推翻舊道德，亦未免躁急一點。

五、現代青年們應有的道德責任。

因此，一個青年，處在現時代，對於道德問題，應該一方面從遠處看，認清道德之常，而不泥於古；一面從近處看，把握道德之變，而不及於時。而且要促進新道德以充實舊道德。一切思想行動要以盡量適應並促進羣居生活為準則：消極方面要做到盡量勿妨害羣居生活，特別是對於為現代羣居生活所最需要的公共安寧與公共衛生，千萬要避免妨害；積極方面，則應盡量盡己、推己，以對人、對事、對國家、民族、社會，也就是對整個人類羣居生活，做一個在舊道德的原則下而有內容的新道德主義者，同時，也是一個不背離舊道德又能促進新道德的實踐篤行者。更具體地說，人要能在日常生活中深深體味、考察，自然會達到道德的理想境界（抽象原則）；可是同時，更得現實生活教條，篤行實踐，（具體生活）纔能逐步推進，使現實的道德內容，與將來的道德理想，相接近；但決不以理想而推翻現實，也不以現實輕視理想。至於，如何確定理想？如何推進現實？則須仔仔為學理的研究，尤其是有關哲學、倫理的研究，決不是專憑個人隨意胡亂幻想空想；或喊口號，不着實際；或只希望別人去做，自己全不知那是回事，所能得到效果者。

總之：道德是人類羣居生活應有也是必有的一道，無論個人、國家、民族、社會，如果大家能行實踐，而又能向上發展，則整個國家、民族就會以至於個人的一切生活文明，自亦向上發展；否則，社會紛亂，民族衰弱，國家墜敗，個人生活，亦不得安寧快樂，實在太可怕了。現時代青年是未來時代的主人翁，特別應該負起責任，研究道德問題，尤其是目前社會的新舊道德問題，準備如何負起責任，有所努力與貢獻？

(完)